

# 这样的书法艺术让人看不懂

□袁跃兴

【文化论坛】

最近,一位中国大爷走红网络,别人用笔写字,他竟然用注射器写字。在他走红的这段视频中可以看到,几位姑娘手举宣纸,他手持几支灌满墨汁的注射器,以魔幻的舞步,边走边用注射器在纸上射出一条条墨迹。有人说,这是天马行空的书法艺术;也有人认为,这分明就是“注射器吐墨”“鬼画符”。究竟是江湖杂耍还是艺术?各方莫衷一是。由此,关于“书法大师们到底有多野”的文化报道也引起了人们关注,因为当今书法界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并非今日才开始。某些所谓的“书法大师”,热衷于以所谓“先锋”“探索”之名,在书法艺术创作上剑走偏锋,以丑为美,哗众取宠,故弄玄虚,此种乱象早已在圈内引起不少争议。

书圣王羲之在《书论》中说:“夫书者,玄妙之伎也,若非通人志士,学无及之。”另一位大家张怀瓘曾对书法做出概论:“玄妙之意,出于物类之表。幽深之理,伏于杳冥之间。岂常情之所能言,世智之所能测。”中国书法史上的这两位书法大家都讲到了书法艺术是一种“玄妙之伎”,书法的一动一静之间深藏“幽深之理”

“玄妙之意”,如果不是“通人志士”,仅仅具备“常情”“世智”,是难以理解书法艺术也无法企及其艺术审美的境界的,这的确反映了书法艺术的独特之处和欣赏书法艺术的条件。但或许正是因为书法艺术的这种“玄妙”“幽深”“杳冥”,给那些所谓的“书法大师”留下了“剑走偏锋”“天马行空”“故作惊人玄妙”的空间,而一般书法爱好者或观众,也往往因此被这些“大师”的名号唬住而不敢有丝毫质疑和异议。

这些“书法大师”是怎样“剑走偏锋”“天马行空”“故作惊人玄妙”的?有一位“书法大师”,跪爬在一张有一间房间大小的纸张上进行书写,未见其书艺如何,但书艺之外的跪爬的功夫实在了得,有人调侃说,“不光是他家那不要钱的纸墨,奋不顾身的动作更是达到了人笔合一的超脱。”国内某书法男女组合曾在威尼斯举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艺术展。他们不仅使用红墨这一书法中的大忌行书,更具“开创性”的是行书者让她的妹妹代替自己提笔写字,而且是把笔夹在下半身扭动运行。还有人把少林身法与武当铁拳融入书法里面;把摩尔斯电码与打点计时器融入创作里;有的把

人捆绑倒竖用头发胡乱描画;有的“砍刀书写”;有的独创“溺水书体”……可谓花样翻新、无奇不有,让人看到的是一个丑化的、混乱的、分裂的、颠倒的书法世界。

这就是时下书法界那些所谓“书法大师”们让人大开眼界的种种创作。这种书法“作秀”,形式大于内容,丢失了艺术的本体而变成了行为艺术,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呈现的江湖杂耍而非书艺展示,实是对书法艺术的亵渎。少数人对于书法传统的“离经叛道”,导致书法的艺术价值和审美标准莫衷一是,导致广大群众觉得书法变得越来越看不懂了。

如今,书法艺术界正面临这样的尴尬,一提书法艺术,直言“看不懂”的人算是客气的,更有人认为他们乱来、招人厌。这说明书法艺术中,艺术精神价值正在沦丧,丧失了艺术趣味和审美趣味,更消泯了艺术理想与信仰追求。当代书法艺术无论是表现与社会生活的联系,还是表达作者的内心经验,抑或宣泄自己的情感,都不能失却艺术的灵魂,必须有一个真善美的标准。面对书法界如此的乱象,艺术工作者们是否该反思一下呢?

【读书有感】

## 活着,就要尽兴一点

蔡澜是知名作家、美食家、主持人,从这些名类繁多的称谓中,既可以看出他的多才,也可窥见其对生活有着一种涵养和情趣。近日与读者见面的《随心所欲去生活》,就是“多面手”蔡澜自平凡生活中生发出的心灵悟语。

全书共分四个章节,文末还附有蔡澜对婚姻、道德、美食、岁月等一众话题自问自答式的解读。所选篇目长短不拘,平实、诙谐构成了它的主基调。值得一提的是,蔡澜谈生活,不是从宏阔的大道理入手,而是深入现实社会的方方面面,把纷繁的生活掰开了来说。在他看来,要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,首先就要端正对生活的态度。基于此,一开篇,他就以“活着,就要尽兴一点”为题,兴致盎然地畅谈了现代人该如何在忙碌奔波之余,去体味生活的多姿多彩。他凭着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,言词恳切地告诫大众:“生老病死,为必经过程。既然知道有这么四件事,还不快点去玩?”他进一步提示说:“下棋、种花、养金鱼,都不必花太多钱,买一些让自己悦目的日常生活用品,也不会太破费。”

那么,整天沉溺于这种“玩”中,会不会玩物丧志?蔡澜说,恰恰相反,拥有琴棋书画这类高雅的兴趣爱好,不但不会丧志,相反还会养志。接着,他又从“做自己喜欢的事便是幸福”的深切感悟中,分享了过平凡日子的舒心和甜蜜。生活就像一个万花筒,寄寓着芸芸众生的梦想和荣光,它悄然绽放在时光的深处,幻化成一幅幅妙不可言的流动光景,仿佛在昭示着我们,人生路上,总要经历一些坎坷和沧桑,才会在宠辱不惊中变得从容,在静水流深中体会到生活的厚重。

毋庸讳言,吃是人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。在蔡澜笔下,吃喝与玩乐一样,不但充盈着一种情趣,而且,它还是一门生活的艺术。他认为,大吃大喝也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。蔡澜风趣地写道:“真正会吃的人,是不胖的。”书中,蔡澜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各类美食的爱。盛赞会喝酒的人都不老,有品位的人都喜欢喝白兰地……有意思的是,蔡澜在品尝美食时,不仅沉缅其间,吃得津津有味,还喜欢静观他人对待美食的态度。那些形态各异的吃相,那些觥筹交错间的言谈,那些相互挤兑中的阔论,足以从一个侧面看出人们的秉性、教养和对待生活的态度。寻常的吃,经蔡澜这么一抒发、一点拨,不仅有了活色生香的感官诱惑,同时给人以妙趣横生的智慧引领。

令人深思的是,蔡澜在吃上推崇有品位、有节制的“大吃大喝”,但在如何随心所欲过好生活上,却鲜明地表达了“懂得与放下,才是真正的人生”的观点。书中,他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多年的用心思考,意味深长地展开了这样的论述:所谓懂得,就是要淡看名利和荣辱,把金钱、地位切切实实地当成身外之物。明白了这一点,才是真懂得。而放下,就是要把这些袭扰我们心性的身外之物果断地予以卸下,须知,精神上的健康比一切都重要。而做到了这一点,方是真放下。读到这里,原本浮躁惶惑的心,不由沉潜下来。蔡澜就像一个亲切随和的邻家大叔,笑眯眯地讲着那些家长里短的故事,在品着美食、弹弄琴棋和徜徉山水间,说着自己和他人的庸常生活。于是,人生就在他一“懂”一“放”的阐释中,豁然展开了一片明朗的天地,心平了,气顺了,满世界都透着股欣喜和快乐。

《随心所欲去生活》完全颠覆了我对人生意义的传统认知,还是蔡澜说得对:“人生意义到底是什么呢?吃得好一点,睡得好一点,多玩玩,不羡慕别人,不听管束,多储蓄人生经验,死而无憾,这就是最大的意义吧,一点也不复杂。”

□刘小兵

# “外来妹”的故事总也讲不完

□惊雷

【荧屏背后】

前段时间网络平台播出的《上海女子图鉴》和《北京女子图鉴》,勾连成一幅“京沪女子图鉴”。“女子图鉴”这个名字来自2016年底的日本网络剧《东京女子图鉴》(右图为该剧剧照),11集,每集才二十多分钟,隔海掀起一阵热潮。有网友说,接下来该拍《广州女子图鉴》了。按前几部“图鉴”的走向,情节大约是这样:乡村出来的女孩梦想到广州打工,通过自身努力,终成女企业家,一起出来打拼的女孩,有的受挫回乡结婚,有的嫁给当地小老板,女主角则与商场上认识的男人亦敌亦友亦师……其实这个故事早就有。1991年有部电视剧风靡一时,主题曲人人会哼会唱:杨钰莹的《我不想说》。剧集名更是当年的流行词,叫《外来妹》。



顿,被网友戏称为“纽约女子图鉴”,不是没有道理。故事讲述从小镇出来的22岁姑娘到纽约一家知名餐厅打工。“学会应付诱惑,面对蹒跚的生活”,这话可以写在以上任何一部剧的简介里。

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女性和这样的故事。英剧有一部叫《天堂一刻》,发生在19世纪,乡下女孩跑去投靠叔叔,进入全英最大的百货公司当售货员。面对陌生的大城市,面对工作与爱情,一个乡村女孩如何生存和抉择?而城里的女孩又有什么样的无奈与悲欢?多提一句,《天堂一刻》改编自左拉的小说《妇女乐园》,原著背景是法国巴黎。

故事被一遍遍地重述,如何拍得精彩,关键在“城市感”——处于特定时代之下的城市有其特殊的质感。尤其像《北图》和《上图》呈现的是近十几年北京、上海的都市化变迁,恰恰也是剧集目标观众的亲身经历。

回看《东京女子图鉴》,东京在都市化的道路上起步更早。上世纪80年代,泡沫经济破灭前,东京已经具备了国际大都市的各类特征及问题,日本人对都市人的呈现也更为敏锐和深刻。仅举一个当今全

球常见的都市病:疏离。这是《上图》和《北图》中没有的,创作者甚至为女主角安排了数个闺蜜、上司、人生导师之类的角色。而《东京女子图鉴》呈现的世界是“无闺蜜的世界”,女主角出场便是孤独的个体,看不上老家短视的姑娘,不愿与她们为伍;参加工作后,联谊活动中更无闺蜜情分,有利用价值则在一起,没有利用价值的话,“敌人,就要想尽一切办法消灭”。配角如走马灯,绝无拖泥带水,前一家公司的同事,不会留到下一家;一起聚餐的朋友,因没有共同话题渐行渐远。不同的阶段交往不同的人,不同的生活圈拥有不同的利益链。

在《东京女子图鉴》里,我们看不到任何值得羡慕的地方,却有刺目刺心的真实感。这肯定不是一个励志故事,不是一个女人从土气变得时髦、从稚嫩变得成熟、从贫穷变得富有、从不安变得淡定的故事,而是一个女人在都市中努力寻找自己定位和自以为的幸福。亚里士多德说,“幸福属于那些容易感到满足的人”,不幸福的根源恰是“不容易满足”。然而,迫使她继续前行,继续留在都市的恰恰是内心深处无法填平的“不满足”。《东京女子图鉴》的结尾是对这种悖论的最好诠释:女主角貌似过上了理想生活,之前看不上的男性友人转正为男友,她获得了内心的平和。但当她在街上看到另一个自己,一个装扮更时髦、男友更优秀、姿态更得意的女性,她再度失衡,滑向了新的欲望轮回。